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春秋
秦 宋 衛 鄭
列傳
第四
下

十三二二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
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
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
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怨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
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
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
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平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
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平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
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

大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
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
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
加而不討其乏明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
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邱段實往敝邑之少卿
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

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爲公子過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

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益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揚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衛

石碯者衛之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以老州吁卒弑桓公自立爲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碯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

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益於衛衛人使右宰醜益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益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宮萬弒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天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孔莊叔達者衛大夫也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達從之既復使爲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孔達帥師伐晉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既而
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陳也有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
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
其子使復其位

孔悝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爲卿輒父蒯
瞞不得立居于戚蒯瞞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姬潛

入蒯瞞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瞞
是爲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悝於鼎曰六月丁
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命莊叔隨難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
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
亡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
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也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畏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物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卻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卻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鞏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厲咎如厲咎如潰是歲冬晉侯使荀庚聘魯且尋盟定公使桓子如魯會將盟魯成公問諸臧宣伯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其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焉晉司夏盟其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後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

桓子卒子林父嗣林父自有傳

甯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懿公之九年狄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殺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公死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石

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廬子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公文公遷于楚丘文公之十八年邢人及狄人伐衛圍莒圍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人猶留距衛衛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報莒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以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大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國是為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故晉師討焉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俞嗣是為武子武子自有傳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獻公之三年懿子帥師侵鄭十八年從晉荀偃伐秦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

于禁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大三百六十一

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
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
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十二年齊豹之亂
公生賜之謚曰貞子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也瑗謂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
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
與人者時獻公無道辱侮大臣孫林父懼將謀出之入
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
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
從近關出既反國竊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
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
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
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
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
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
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夫愛焉者以筐盛矢以甕盛溺適有蚤蚋僕緣
而拊之不時則決衽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邪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
斯丘也死則我必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瓊請前
文子悔而止

甯武子俞甯莊子之子也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欲
假道於衛以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河南濟救宋徵師
於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晉及齊盟于斂孟成公請盟
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中
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或

許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叔故復公甯武子與衛
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之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
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提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哭之歛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魯
以訟於魯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
勝晉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
師真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
瑕晉侯使醫衍醜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醜不死魯侯為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使賂周歛
治檣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子適子儀
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狄

三
國志卷之八
四
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子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祀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公使甯武子聘于
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又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綴舊好君辱貺之甚哉

大禮以自取矣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史鮒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做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不羣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

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續綬

於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二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祭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小主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亡武之略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由與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之子也林父嗣爲卿爲定公所惡定
公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
公不可旣歸晉侯使卻犢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姒
之子衎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良也欲廢之旣以爲言
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其知其必亡也十
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
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
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忍我矣弗先必
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言來虛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文子皆殺之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
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林父與
甯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甯喜納獻公伐

孫氏孫氏敗遂弑殤公林父以戚如晉孔子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子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獲殖綽後愬于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甯喜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卻犢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卻犢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太子公薨太子立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甯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

立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卻犢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卻犢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太子公薨太子立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甯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

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悼子告遽伯玉伯玉曰以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有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寃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召悼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孔子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獻公既復而

審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審子不及此
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
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審氏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審氏殺審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誓於河託於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
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之庶兄也桓公有疾襄公為太

通志春秋列傳四
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
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
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鄆子會
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鄆子用之于次睢之上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有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虛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為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
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
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一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友為左師

向戌桓公之族也事平公為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晉荀偃士匄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偃陽而封焉既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

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元
其室曰子有令問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卒
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
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之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
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矣爲
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魯過宋太子知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矣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
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
楚定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不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

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
 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使告
 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十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賞
 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
 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
 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事平公為司城
 平公之五年華羽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
 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
 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戢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耜具綆缶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
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守府令司
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
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
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
師我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卜
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
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
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隊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
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藉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

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
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
吾儕小人皆有閭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
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之議偃兵也旣會諸侯
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
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
以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
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
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爲
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樂莒禦之戰于大棘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
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讖百人宋人以
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瞽

其廢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初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將以伐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
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
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

謂申舟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
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
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獲及於窒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
甲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使董
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敝不能
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
三十里公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
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
生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
糴芻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遠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
晉士燮楚公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十二
年共公卒平公即位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
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
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
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齊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

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
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戎在桓氏雖亡必備魚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
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
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
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
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八華元

之子華臣華閱闕為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為大司馬費遂之子曰貍多僚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二十年夏六月華亥偽有疾私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藥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惑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孫忌

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郢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

少司寇華恠以歸乃謂恠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恠將自門行公遽見之
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
貍相惡乃譖於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
吾故亡其良子死士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
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
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
與公謀遂革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弋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弋欲殺多僚子皮曰
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
馬而行則遇多僚劫司馬而朝張弋不勝其怒遂與子
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
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
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馬
枝鳴成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循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

翰胡會晉荀息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赫立鄭翩願爲鵜其御願爲鵜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于欒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服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欒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龜曰吾爲藥氏矣龜

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
入楚子以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師遂行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
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
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秦

百里孟明視父曰百里傒先爲虞大夫晉獻公滅虞虜
虞君及百里傒既歸乃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
傒士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殺

之皮贖之楚人許而遂歸之當是時年七十餘矣穆公
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
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
政號曰五穀大夫百里傒曰臣不及臣交蹇叔蹇叔賢
而世莫知公問之故對曰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
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
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
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
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於難

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秦嘗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人使掌北門之館杞子使告
于秦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然之訪諸蹇叔蹇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
千里其誰不知又問百里傒傒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
未見其利且人賣鄭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
乎公曰子不知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百

里侯二人哭之公聞之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而謂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用先軫之言發命興師敗孟明于殺獲三帥以歸文嬴請之公舍之已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及河則已在舟中矣於是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

哭曰孤違二老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因作誓以謝蹇叔百里傒及三年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爲右及孟明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及歸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次年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懼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列傳第四

通志九十一

